



51

猩猩銘 并序

衆 炎

酈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援形人面顏容端正學人語若與交言聞者無不歛歛其肉食之窮年無狀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爲群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

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
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
取屐而著之乃爲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
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
推托泣而遣之左太冲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烹
里人以餉封谿令曰何物曰猩猩惟與酒兼之以
屐可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涂毳罽色鮮不
黯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

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
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
笥中出此圖相示賓客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
愚也有僧去塵在座謂諸賓客曰彼獸獸也夫何
足云竊見人而似之胄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
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
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覬免者
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

猩猩含血乎子奚獨悲此諸賓叟然改容而歎曰大
哉高人之言也豈趨世利汨沒名務者之所聞乎
敬篆斯言以爲座右

其銘曰爾形惟援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
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以全吾貞

說類

藏六說

貝瓊

秦府奉祠天台王文中題其室曰藏六客恠而問
之曰抑聞北方之有玄夫乎玄夫沂淮絕江造龍
伯於珠宮龍伯見之甚悅遂引之同載逍遙蓬萊
之墟因語曰若雖身被重鎧其中實怯蹢跚而行
不能興尋尺波濤而與蛙鼃錯居何其志之卑而
行之污也吾常乘雲往來挾雷雨騁天衢呼吸之

間平陸成浸豈不壯哉始居龍門積石幽絕險阻
以爲弗稱徙之洞庭又以洞庭爲隘徙之大瀛海
在赤縣神州之外三韓以東百越以西廣袤三萬
里皆吾藪也若一觀而願之乎玄夫仰而嘆俯而
謝曰吾安敢同於伯邪或小或大乍顯乍晦上極
無窮旁周八荒所以佐造化澤萬物此神而不物
者吾猶不離乎物也安敢同邪然吾之先當神禹
時獻書於洛之汭禹取之則爲九疇以傳萬世循

之則治易之則亂又九江之族能逆未至定吉凶
三王以來俾守宗祧世掌其職其後有爲清江使
止於豫且遂見夢宋元王以求脫元王信衛平讒
不遣卒爲所刳至今爲大耻吾懲吾祖故逃之無
人之境或伏千仞厓下或游泥塗之中存一氣出
入息之間久亦不死且至千歲固未嘗有求於人
人亦不求吾也庶幾免矣龍伯曰不然翼者能飛
足者能馳喙者能鳴角者能觝若所言必當所戰

必克苟見辱於支牀孰與爲國大寶光復前業何
爲齷齪如此玄夫感然而却曰斯言過矣爲國大
寶適喪吾寶也使喪吾寶又何可寶邪抑又聞古
有參龍氏有擾龍氏龍非人之所能測亦非人之
所能制也以其有欲遂得飲食之吾恐龍之大欲
爲劉累之參且擾反教吾出而爲寶曷若逃厓下
游泥塗默焉而不言伏焉而不前以全其天故曰
深藏若虛龍伯曰嘻智士也可謂善於謀已者也

世之銜智而媒禍者多矣幸聞其言盍以玄夫爲
法宋蘇文忠公涉歷患難之餘故有隱若龜藏六
之語豈悼所行之非而始悔於後歟客毋恠也因
記其說

口鼻說

鄭 瑗

口謂鼻曰人非飲茹則斃非言譚則瘖吾內食以
 養全軀而出言以洩心聲其功鉅矣子洞然兩竅
 耳而位列乎吾上何也鼻曰微吾司嗅則子於薰
 蕪也惡乎擇不擇則誤食誤食必殞身身之弗存
 言於何有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口遂噤以服鼻
 謂目曰請言子所以上我者目曰而謂嗅而后見
 乎見而后嗅乎且而惡睹薰蕪而嗅諸而顧謂我

劣邪鼻亦屏息而退目乃上睨其眉曰夫二子者
既下我矣女徒以眊然衆毫而超班吾上亦有說
乎眉感然曰嘻若何見之晚也夫繪繡無功於衣
裳而衣裳非繪繡則野銘欵無功於器物而器物
非銘欵則俗吾誠無功而猥處公等之上吾方甚
愧雖然去我則面貌爲之弗妍矣使吾驟降而處
下則塗之人且望而駭聚而笑之矣於是三子皆
服鄭子曰文章禮樂之於國也其猶眉之於面乎

昔者伊傅旦奭相與講畫制作於廟堂之上而諸
司百執事莫之抗衡也有以也夫

齒舌說

鄭瑗

齒與舌不相能舌信而齒齧之舌不能較也乃縮而默處比其人羣齒盡落舌乃徐出舐其斷齧弔且歌曰齒乎齒乎今其已矣乎我弱無助自分先亡子剛且決而亦爾乎我寡無援自揣莫支子繁且盛亦底於此乎已乎已乎衆不足倚而強不足恃乎鄭子曰強衆之不足倚恃也久矣夫周延而秦促漢帝而楚覆晉永而隋速宋錄未終而金

社先屋強衆之不足倚恃也久矣夫

奇妒說

王象晉

浙醫劉君芝溪奇士也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好
飲見酒輒醉酒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
凜不與外事予甚重之壬戌仲冬偶延之值其他
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爲一家治病今始歸耳問
何人曰某家內子也愈乎曰一劑而愈且得重謝
予曰妙哉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子捷効若是曰
婦某家女嫁某人舍比隣耳今日少暄坐屋簷下

借婢子暨僕婦輩笑語甚適也呼茶婢捧至方入
手聞街頭鼓聲喧令僕婦往偵之回報某家娶如
夫人也言未既茶杯墮地齒噤手握兩目瞑涎出
頤頷間首傾側不可俯仰諸人大驚亟延其父父
亦適過門入視爲痴曰昨夕無恙何疾而遽至是
諸人對以故父怫然曰死生任之留之何用遂畢
去不返顧其夫延予治得復生予曰此於理宜罰
而反得謝予方以是爲子過而子顧誇爲功乎劉

愕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竒妒死恨不蚤子乃活
之耶無論其夫怨也乃其父亦恨子深矣相與拊
掌大笑而罷

鬪鷄者說

王象晉

丙寅秋杪杜門養疴藥裏暫閒牙籤時御偶披袁
中郎集不覺欣然一快中郎之隣有畜鬪鷄者兩
鷄相持勝常在巨童子惡其橫也執巨鷄而掌之
又縱他鷄啄者數四意猶諄諄不寘兩書生見而
哂曰鷄畜也汝乃人也我未見人而與畜搏者也
嗟夫童子之用意諄諄也抑強耶扶弱耶激於義
氣耶動於客氣耶舉無足論予深有味於書生之

言也夫畜也而可與搏耶人也而可與畜搏耶知其爲畜則亦畜視之而已矣有味哉書生之言也童乎猶然有童心矣

露布類

破蚊陣露布

楊慎

非烟女將行燭姬兵敬奉堂宣式遵闕命破蚊陣
於乙夜收鷓捷於寅籌不憚宵征卽陳露布竊惟
哨化之孽元匪貞蟲之群似鴨似鵝久貽害於羊
羅鼠夾如虎如豹曾煽虐於甕社淮津血國三千
睫巢億萬饑方柳絮妄學阿香之聲飽類櫻桃僭
擬炎官之色胄系子子敢偷郁郁佳名捷寔茸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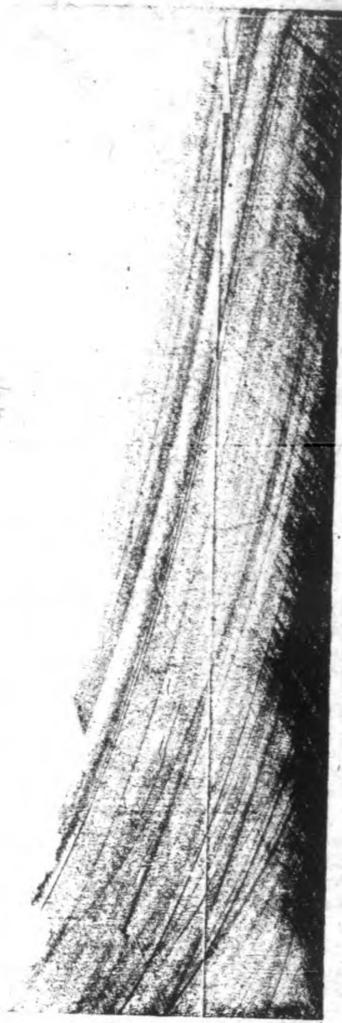
檀據閣閣要地擾仙遊之夢栩栩難成妒文苑之
思便便奚用如花越女嘖蛾撩亂錦窓似柳張郎
挫精傑直靈殿投間抵隙乘暗幸昏嚔玉肌而齧
花貌猶作嬌鳴刻香骨而露芳筋未償姦志率其
不逞實繁有徒惡冠蚤蜂嘗藥之經恐漏罪浮蠅
蝸待旦之術已窮夙稽誅於金神不早降於青女
某等掃除賤役箕帚微能躬糾貫魚手戡閔蠹雖
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先登灰釘須臾嗤負

山之何力格戟少選諒遊臺之豈還俾丈人怡神
丙枕無展轉反側之虞偕女君合樹子宮叶熊羆
蛇虺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欣忭曷勝捷書夜奏
清晝同馳聞敢後

江表類

雲不類

三



雜著類

金毛述

陸容

毛穎氏莫珊瑚之高枕傍端溪之清流飽玄霜以
 寄傲謝楮園而少休有金鐔者發身大冶附姓炎
 劉英風凜乎雪電銳氣冲乎斗牛挺拔而進四顧
 如仇起穎而問焉曰先生濫中書之名號襲管城
 之箕裘食肉無相近道忘憂是固陳玄石居中之
 儔也胡乃今雜戎行以幸進舍翰苑而弗遊也耶

方其渠魁內侮群醜效尤蠡屯螳聚鼠竊狗偷三
軍擐甲百夫畏餽司馬嚴九伐之命元戎畫百勝
之謀北窮朔漠西發渠搜先生於是韜分虎豹座
擁貔貅尊居幕府載容載誦內庭有章奏之上鄰
國有辭令之脩獻捷有露布之草奏凱有鼓吹之
謳銘或勒燕然之石功或紀太常之旂斯時也吾
輩甘心下氣於先生者正將以博華軒於鞍馬取
貂蟬於兜鍪借吹噓之力而徒步公侯也而茲者

朝釁中軍之鼓莫走穹廬之酋狼烽熄燭於斥堠
羽書絕跡於置郵先生當此亦可以見幾而作長
往而不留矣方且游心猖和肆意應酬晴日眩龍
蛇之擾擾夜堂聞風雨之颼颼然不過寫邊陲之
光景述羈旅之窮愁而已吾實爲先生羞也穎若
曰有是哉言之謬也蹄涔曷足以議滄海螳垤何
足知山丘然而無響不應無言不讐吾嘗見兩兵
之相接也矢石紛紜鉦鼓喧咻爾乃假威於戈戟

乘勢於戈矛鼓掌匹夫之勇攘臂萬人之稠或幸
而截智伯之飲器血子胥之髑髏則自以爲人莫
已侔矣及其班師振旅歸馬放牛覩干羽之旣舞
隨弓矢而同收鋒歛它山之石光黯礪鶉之油閉
武庫以長夜鏞鞞鞞而孰抽時則補履不如兩錢
之錐縣餌不如一鍼之鉤利民用孰與大匠之斤
斧厚民生孰與老農之鋤耰而吾乃惟文是附惟
藝是游出入廊廟瞻依冕旒作丹書鍊券之誓資

金匱石室之紬評往事則定褒貶於千古達王言
則渙綸綍於九州祝史仰之無愧辭於郊廟諸侯
賴我脩覲禮於春秋在銓衡則草薦章而野無遺
士在廷尉則具爰書而獄無滯囚計錢穀也致出
納之當紀將作也明僞功之鳩墨客摘詞或傷今
而思古鴻儒析理或微顯而闡幽百官庶府凡仗
我食於官者我其良儔也是則摩頂以博一心之
愛拔毛以利天下之求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下以

經權乎民用上以黼黻乎皇猷蓋無時而可棄亦
無事而弗由誠非若章甫之無用於閩越七首之
不售於魯鄒也若爾一日柄用則逢人喜怒與世
沉浮或削觚以爲圓或舍剛而破柔比干披聖人
之竅張禹戴佞臣之頭忠邪以之而倒置賞罰以
之而謬悠是誠濁亂之利器太平之贅疣也曾足
以擬吾之萬一不乎金鐔於是映清風而無語望
中流而自投誑世人以龍化誤愚夫之刻舟

短解

王 鏊

有國於海之西者曰龍伯東曰崑人二國相去蓋
日所出沒也崑人者間並海而西數月倏然遇龍
伯焉足如植木體如峙山企足望之不見其顛攘
臂仍之不及其脛於是龍伯睥然顧曰汝何爲者
崑人進曰我東海之大人也龍伯曰吾首抵乎不
周足跨乎西海摩子放踵曾不滿搯措之眉睫不
爲有無吞之胸臆曾不帶芥而何以爲大崑人羈

然笑曰請與子度長絜大可乎龍伯曰吾指揮則
千里辟易叱咤則四海震盪立乎廟廊國威爲強
坐乎邊陲敵膽爲驚蟬人曰爾大止是乎汝獸未
睹於大乎今夫天仰而望之穹穹窿窿不知其終
旁而視之泯泯汶汶不見其盡盡天之覆不知凡
幾海以有此海盡海之大不知凡幾國以有爾國
盡爾國之衆不知凡幾人以有爾身較爾身之處
乎兩間譬如蟻蠓翔於四野夸我以長幾其餘者

今夫大化鴻濛旁流幬載沕穆而疑蛇螭而代倏
然而生孰歎孰泰泰山毫芒九州一芥鯤運於海
蟻休於蛭龍徂乎方蝸潛於殼各適其適孰餘不
足且吾不得已而寓於形形不得已而寓於世假
耳以聞假目以視假足以行假心以思盈尺而足
何羨於餘且汝未覩大之害也半畝之廬吾居而
餘而子無以容其軀一尺之練吾衣而羨而子無
以蓋其趺升斗之粟吾飽而食而子無以滿其腹

且若以而形足以鎮國而威敵乎聚一丘之土樹
數丈之木被之以文繡繪之以眉目趨走其旁且
震以肅而誰與身橫九畝戮於會稽腰大十圍昆
陽死綏眉見於軾叔孫是獲且而未知也若有長
吾亦有長龍伯曰汝獨何長哉曰吾之長異於子
吾之長攝之毫釐不見其圭放之宇宙不見其大
可進可退可弛可張以理天文星宿爲光以平地
理海波不揚爲齊相國爲韓司徒爲晉主簿爲魏

中書且爾未知也君處西海吾處東海各形其形
各美其美使若而入我國乎必驚以爲魑魅魍魎
群吠不祥而子以自張無長惡短無短惡長子居
子國孰知其長我處我國孰知其短自我視子則
子爲長自長視子則子爲短自子視我則我爲短
自我視我則我爲長兩全其天孰知其然吾明告
子人之寓於形猶水之寓於冰倏融而解何有於
冰形之寓於世猶月之寓於水歛墮而晦何有於

水是故壽如聃彭聖如羲黃雄如秦項智如陳張
同歸乎黃壤是時也子試較之孰促孰延孰強孰
妍至人乎乘天地之輿駕陰陽之馬息無何之鄉
遊無極之野僊僊乎超無有而上征吾竊慕之方
將駕鴻濛超六合後天不老視世之萬有如螻蟻
蚊蚋瞥然過目而子乃以夸我乎於是龍伯宵然
若遺其身沮然若忘其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且
北面而師子

東遊紀異

董 玘

正德庚午六月乙巳予與南安黃子晨出遊循玉
河而東見車馬旁午由夾道直趨東華東華者天
子之禁門也外多富人居予二人私訝遊者之衆
也乃連騎躡其後是日微露濡衣黃子笑曰詩所
謂畏行多露殆不其然予曰彼女子也丈夫而畏
濡乎俄頃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馬行半里許失所
謂東華者陰風襲人鬼魅交道予愕曰此非人居

也胡爲有是念已不得歸路復前行十餘步見一
巨室棟宇宏麗金碧交映方凝視焉忽群狐躍出
若將邀予二人入者卽却走欲避然已爲群狐所
持予乃喟曰霧雖不吾濡然誤予者非霧也耶遂
隨狐入及門門者狐狐人語曰錦衣不可以入吾
舍不得已復易素衣而進及堂堂者狐狐拱而進
前若與人揖遜狀及室則見數十狐呀呀環一狐
而號予微問旁立者曰是老狐今斃矣老狐常人

形出遊見衣冠者流生有居死有藏有慶弔之禮
習而歸欲以教群狐其斃也號曰若屬毋以狐死
我也於是群狐相與謀以人禮喪之然而狐也卒
莫幸弔焉有白額虎是穴之長也電目而深居好
噬人不食獸類上帝命之掌百獸焉群狐乃相與
訴於虎虎怒曰彼薄吾獸類耶於是不狐弔者輒
噬之乃今弔者如市焉若已誤入速與狐爲禮不
者虎且噬汝予二人方驚駭未信俄見旅進旅退

繩繩然來者盡衣冠流也拜起左右咸與狐爲禮
黃子顧予曰畏狐耶畏虎耶始悟前所見遊者盡
狐客也將退一狐捧盤帛階下招曰弔客前弔者
趨而前人問姓名曰某某若將以白於虎者於是
諸弔者亦忘其爲狐也受帛而出皆有德色予二
人益憤惋然業已入狐穴中亡可誰何久之得與
諸弔者偕出求得故道而歸抵舍則天欲暝矣噫
嘻可恠哉可恠哉世其有是耶彼深山窮谷魑魅

罔象之所遊虎豹狐狸之出入乃其所也禁門之
側胡爲而有之焉且彼狐狐也求與人爲禮吾人
人也而與狐爲禮耶豈非霧塞晝冥而虎與狐也
乘時跳梁如傳所謂禽獸逼人蹄跡交中國者固
其類也不然太陽在上雖深山窮谷之中彼虎與
狐也亦且隱伏而不敢出矧禁門之側耶噫是吾
遊之非其時也而又何恠耶越數夕積霧開初日
旭黃子復邀予往過焉則狐穴隱滅居民如故



記蛙

王十朋

予有鞋布體而麻質其弊甚十趾不能以自藏有蛙乘罅而入蟄於鞋頰間予不知也會昏暮如廁而蛙忽鳴俯而視地無所見既行而又鳴予始疑之既就几席而坐足每動則閣閣然有聲以指摸之有蠢而動者予愕然未能物色其類呼童子燈之脫鞋而微露一爪乃蛙也命童子出之躍而去東郭先生衣弊履穿貧甚矣然未聞有蛙乘罅而

蟄者以是知予之貧又過東郭一等然鞋非可蟄之所蛙託身誤矣使其不能自鳴幾死於足間予去歲嘗和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蟆詩以戒同舍果能止殺是蛙也豈以予不殘其類故奮身而來託將以脫虫虵吞噉之禍於一時耶予亦幸而不踐之不然幾乎避禍而得禍也感而至蟄而免自鳴以求全蛙亦有知矣勿以其蠢焉而愚之人能持無害人之心而物以其類至能持無害人之心

人其有不至者耶時紹興庚午孟秋七月十四夜
書

二鬼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爲肉石爲骨水爲血
脉天爲皮崑崙爲頭顱江海爲胃腸嵩岳爲背脊
其外四岳爲四肢四肢百體咸定位乃以日月爲
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
使淫邪發洩生瘡痍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
勞逸不調生病患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
儀鬱儀手提三足老鴉脚踏火輪蟠九螭咀嚼

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暘谷暮金樞
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
魚龜輝煌焜燿昏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蕤結璘坐
在廣寒桂樹根漱燕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兔所擣
之靈藥跳跳蟾蜍背脊騎指光弄影蕩雲漢閃奎
爍壁葩花摘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
爲珠璣或落岸谷間花作珣玕琪人拾得喫者腦
臆生明暈内外星官各職職惟有兩鬼兩眼晝夜

長相追有物來掩犯兩鬼隨卽揮刀鉞禁制蝦蟇
與若鴉低頭屏氣服役使不敢起意爲奸欺天帝
伶兩鬼暫放兩鬼人間娛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
姑磯槌河鼓塞兩旗跳下皇初平牧羊群烹羊食
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
岩鑿石取金卵西岩掘土求瓊巖峒洞書石梁
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刺衝天飛一鬼乘白豕
從以青羊青兔赤鼠兒便從閣道出西清入少微

浴盛池身騎青田鶴去採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
六洞主騎鸞翳鳳來陪隨神魁清唱毛女和長烟
裊裊颺熊旂蜚廉吹笙虎擊筑罔象出舞奔馮夷
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
聞韓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各借問始知相去近
不遠何得不一相見敘情詞情詞不得敘焉得不
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
宙變差異六月落雪冰天遶黿鼉上山作窟穴蛇

頭生角角有岐鱐魚掉尾砍折巨鰲脚蓬萊宮倒
水沒楣攙槍枉矢爭出逞妖恠或大如甕盎或長
如蛟虵光爍爍形躩躩叫鹿豕呼熊羆煽吳回翔
魑魍天帝左右無扶持蚊虻蚤蝨蠅蚋蟻嗜膚啞
血圖飽肥擾擾不可揮筋節解折兩眼睡不辨妍
與媿兩鬼大惕傷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約討藥與
天帝暨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黃紅白黑便下天潢
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肺脾却取女媧所

搏黃土塊改換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後請軒轅邀
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告泰山稽命魯般詔工倕使
豐隆役黔羸礪斧鑿具鑪鎚取金蓐收伐材尾箕
脩理南極北極樞幹運太陰太陽機檄召皇地示
部署岳瀆神受約天皇墀生鳥必鳳凰勿生梟與
鴟生獸必麒麟勿生豺與狸生鱗必龍鯉勿生蛇
與蠃生甲必龜貝勿生蜃與蜺生木必松楠生草
必薺葵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覃利傷

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絕其蝻蚘虎狼妨畜牧必遏
其孕孳啟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奉事
周文公魯仲尼曾子與孔子思敬習書易禮樂春
秋詩履正直屏邪欵引頑嚚入規矩雍雍熙熙不
凍不饑避形遠罪趣祥祺謀之不能行不意天帝
錯怪恚謂此是我所當爲耿耿末兩鬼何敢越分
生思惟嗷嗷向瘖盲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
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竒

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金繩鉄網
尋踪逐跡莫放兩鬼走逸入嶮巖五百夜叉箇箇
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放火烈山谷不問
杉栢檣櫟蘭艾蒿芷蘅茅茨燔煖熨灼無餘遺搜
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仞幽谷底捉住兩鬼眼
睛光活如琉璃養在銀絲鉄柵內衣以文采食以
糜莫教突出籠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
相顧咲但得不寒不餒長樂無憂悲自可等待天

帝息怒解猜惑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

沈氏

卷三

三

無支祈鬪河伯

劉基

無支祈與河伯鬪以天吳為元帥相抑氏副之江

疑乘雲列缺御雷泰逢起風萍音平號行雨蛟鱓音善

鱓鯨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於碣石東

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

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鼉負可河

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

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鼉鱓鯨莫不尾

劍口鑿鱗鋒鬣鏘掉首摧山捷鬻倒淵而豈鬻員
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鬻員也夫將
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於一人故耳
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
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
神聚於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
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
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
一之故惟鬻員爲足以當之鬻員之冥冥不可以
智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
使鬻員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
如一心之獨決也

鷹化鳩

岐山之鷹既化爲鳩羽毛爪嘴皆鳩矣飛翔於林

木之間見群羽族之襍

子公切

然集也趨

他歷切

然忘

其身之爲鳩也几然而鷹鳴焉群鳥皆翕伏久之

有鳥翳薄而闕之見其爪嘴羽毛皆鳩而非鷹也

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闕則爪與嘴皆無

用乃竦身入於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

曰鷹天下之鷙也而化爲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

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梓棘問答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脩脩而不揚橐橐而無所容
幽糝於灌莽之中翳朽籜而不見太陽不已瘁乎
吾榦竦穹崖稍拂九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
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鷓雛翠鸞朝夕和鳴暖靄晴
嵐山蒸澤烘結爲祥雲五色備象八音成聲絢爲
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粲兮若春葩
曜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爲明堂之棟梁

言既棘倚風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冶
容色者侮之招麗服飾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
招今子之美冠群超倫名彰於時泰運未開構厦
無人吾憂子之不得爲明堂之棟梁而翦爲黃腸
與腐肉同歸於冥冥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
吾長不盈尋大不踰指扶疎屈律不文不理天不
畀之以材而賜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
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憂則無子之所得多矣

吾又安所求哉

愁鬼言

劉基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黓黓而爲虹岑峯先生獨處不憚筋嬾肉緩體倦志篔形神枯瘁精氣消鑠頽乎岸塌澆爾水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敗敗泯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沒沒滛滛倏浮忽沉其來無踪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

不能刺艾不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之室乎龍
門子恠而伺於其寢是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黮
淒風吹衣陰氣肅穆颯颯率率恍若有物入自壁
隙閃閃魘魘唏唏狹狹肝肝歛歛若滅而沒如有
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昊蒼
賦形至靈維人游魂爲變歸鬼伸神女其神耶將
德是憑廟貌血食福善禍淫正直聰明享於克誠
胡不召而自至蹈穢褻而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

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冥乎莫乎非
我族類胡爲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物
蟻蟻而前跽跽而却睢盱蠕蠕載蹠載躄伊啞嘍
喑而致詞曰我愁鬼也生於昧曠之野而長于鬱
厄之鄉其出無朋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饑無以爲
食渴無以爲漿風雨颯灑無以爲居廬霜雪凌冽
無以爲衣裳恒瞠瞠以儼儼恇恇其如傷或乃
意氣成城噓憂爲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暈暈巫

陽見而哀之爲我請於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
審厥愆申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
若曰惟鬼無依將人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爲基運
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朱大屋高垣徐儀守門
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志女不可
投赳赳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癩癩
疔疔載柔載纖旖旎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
膏如膩喑鳴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迕

旣得女所順與之處我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
求同志以爲依歸久矣未能得也間嘗乘子之虛
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嬉步
履舒舒喜色著於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尚之
鑿杓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却立曳足欲逝微
風入耳忽聞罄欬委霍呶呻嘆緩憊帶迫而視之
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遲滯舉趾局促頽乎若
將覆之墻癩乎若不食之鵠面蹙薰瓠膚凋槁木

憂容不霽瘴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峯先生也於是
因彭矯以見先生於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
於靈府之中食我以丹田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
芳泉方期與我出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
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黝然而消乃命賈生發囊
傾瓢作大齊以投之岑峯先生汁然汗出妯然而
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痾
之去體也



